

著名學文國中

記遊殘老

著 鶚 劉



老殘遊記

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

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，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萊山。山上有一箇閣子，名叫蓬萊閣。這閣造得畫棟飛雲，珠簾捲雨，十分壯麗。西面看城中人戶，煙雨萬家；東面看海上波濤，崢嶸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，往往於下午，攜尊掣酒，在閣中住宿，準備次日天明時，看海中日出，習以爲常，這且不表。却說那年有個遊客，名叫老殘。此人原姓鐵，單名一個英字，號補殘，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，遂取這殘字做號。大家因他爲人，頗不討厭，契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殘。不知不覺，這老殘二字，便成了個別號。看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原是江南人氏，當年曾讀幾句詩書，因八股文章不通，所以學也未曾進得，教書又沒人請他，學生意又嫌年紀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親，官也是個三品官，因性情迂拙，不會要錢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，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，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應用嗎？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，又無行當可做，自然饑寒二字，漸漸的相逼來了。正在無可如何，恰巧天不絕人，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，據說會受異人仙術，能治百病，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。所以老殘就拜他爲師，學了幾句口訣，從此也就搖個串鈴，替人治病餬口去了。奔走江湖，近二十年，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，有一個大戶，姓黃名叫瑞和，害了一身奇病，渾身潰

爛，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，今年治好這個，明年又在別處爛幾個窟窿。歷經多年，沒有人能治得這病。每發總在夏天，一過秋分，就不要緊了。那年春天，老殘走到這個地方，黃大戶家管事的，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，他說法子儘有，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，今且略施小術，試試我的手段。若要此病永遠不發，也沒有什麼難處，只須依着古人方法，那是百發百中的。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。只是此病，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，從前唐朝有個黃景，得了這個傳授，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。今日奇緣，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。於是黃大戶家，遂留老殘住下，替他治病。說也奇怪，往年是一處醫好，一處又潰了窟窿，今年雖然小有潰爛，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，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，看看秋分已過。病勢是不要緊了。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，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。異常快活，就叫了個戲班子。唱了三天謝神的戲，又在西花廳上，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日開宴，明朝設席，鬧得十分暢快。這日老殘吃過午飯，因多喝了兩杯酒，覺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裏，他張睡榻上躺着歇息歇息。纔閉了眼睛，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，一個叫文章伯，一個叫德慧生，這兩人本是老殘的至友。一齊說道：『這般長天大日，你蹲在家做甚？』老殘連忙起身讓坐，說道：『我因這兩天，困於酒食，覺得怪膩的慌』。二人道：『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，去訪蓬萊閣的勝景。因此特來約你，車子已替你雇了，你趕緊收拾行李，就此動身罷！』老殘行李本不甚多，不過古書數卷，儀器幾件，收檢也極容易。頃刻之間，便上了車，無非風餐露宿。不久便到了登州，就在蓬萊閣下，覓了兩間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，蜃樓的幻景。次日，老殘向文德二公道：『人人都說日出好看』

，又杜工部詩云，日出海拋球。我們今夜何妨不睡，看着日出何如？」二人說道：「老兄有此清興，弟等一定奉陪。」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氣傳光，還覺得夜是短的。三人開了兩瓶酒，取出攜來的殺饌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談心。不知不覺，東方已漸漸放出光明了。其實離日尚遠，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談片刻。德慧生道：「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，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？」文章伯說：「耳邊風聲甚急，上頭窗子太敞，恐怕寒冷，比不得這屋子裏煖和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。」各人照辦了。又都帶了望遠鏡，攜了毯子，由後面扶梯，曲折上去。到了閣子中間，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，朝東觀看。只見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無際。東北青煙數點，最近的是長山島，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。那閣子旁邊，風聲呼呼價響，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。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，只見北邊一片大雲，飛到中間，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，並將東一片雲，擠得越過越緊，越緊越不能相讓，情狀甚爲謫詭，過了些時候，就變成了一片紅光了。慧生道：「殘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兒日出是看不着了。」老殘道：「天風海水，能移我情。即是看不着日出，此行亦不爲辜負，」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，說道：「你們看！東邊黑影一線，隨波出沒，定是一隻輪船，由此經過。於是大家皆擎出望遠鏡，對着觀看了一刻，說道『是的，是的，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嗎？』」大家看了一回，那輪船也就過去了。慧生還擎着望遠鏡，向右窺視。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：「噯呀！噯呀！你瞧那邊一隻帆船，在那洪波巨浪之中，好不危險。」兩人齊道：「在什麼地方？」慧生道：「你望正東北瞧，那一片雪白浪花，不是長山島嗎？在長山島這邊，漸漸來得近了

。』兩人用望遠鏡一看，都道：『噯呀噯呀！實在危險得極，幸而是向這邊來，不過二三十里，就可泊岸了。』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，那船來得業已甚近。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。原來船身有二十三丈長，是隻很大的船。船主坐在舵樓之上。樓下四人，專管轉舵的事，前後六枝桅杆，掛着六扇舊帆。又有兩枝新桅，掛着一扇簇新的帆，一扇半新不舊的帆，算來這船，便有八枝桅了。船身呢載很重。想那艙裏，一定裝着各項貨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男男女女，不計其數，却無篷窗，遮蓋風日，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。面上有北風吹着，身上有浪花濺着，又濕又寒，又飢又怕。看這船上的人，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。那八扇帆下，各有兩人專管繩脚的事。船頭及船面上，有許多人，彷彿水手的打扮。這船雖有二十三丈長，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。東邊有一塊，約有三四丈長短，已經破壞，浪花直灌進去。那旁仍是東邊，又一塊丈許長的，水波也漸漸浸入，其餘的地方，沒有一處無傷痕。那八個管帆的，却是認真在這裏照管。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，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關照。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，不知所做何事。用望遠鏡仔細看去，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，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親切，不禁狂叫道：『這些該死的奴才，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沉覆，他們不知想法補救着，早點泊岸，反在那裏蹂躪好人，氣死我了！』慧生道：『章哥不用着急！此船目下相距，不過七八里路，等他泊岸的時候，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。』正在說話之際，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，拋下海去。捱過舵來，又向東邊去了。章伯氣得兩腳直跳，罵道：『好好的一船人，無窮性命，無緣無故，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，豈不冤枉。』沉

思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『好在我們山脚下，有的是漁船，何不駕駛一隻去，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，換上幾個，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。何等功德！何等痛快！』慧生道：『這個辦法，雖然痛快，究嫌鹵莽，恐有未安。請教殘哥，以爲如何？』老殘笑向章伯道：『此計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？』章伯憤道：『殘哥怎麼也這們糊塗。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。不過一時救急，自然是我們三人去，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？』老殘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他們船上駕駛的，不下二百多人。我們三個人，要去殺他，恐怕只會送死，不會成功，高明以爲何如？』章伯一想，理由却也不錯。便道：『依你怎麼樣？難道白白的看他們死嗎？』老殘道：『依我看來，駕駛的人，未會有錯。只因兩個緣故，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。怎麼兩個緣故呢？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，只會過太平日子。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，他駕駛的情狀，亦有操縱自如之妙。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，所以都毛手毛腳。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，平常晴天的時候，照着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東西，尙還不大很錯。這叫做靠天吃飯。那知遇了這陰天，日月星辰，都被雲氣遮了。所以他們就沒有依傍，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，只是不知東南西北。所以越走越錯。爲今之計。依章兄法子，駕駛漁艇追將上去。他的船重，我們的船輕，一定追得上的。到了之後，送他一個羅盤。他有了方向，就會走了。再將這有風浪，無風浪時，駕駛不同之處，告之船主。他們依了我的話，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？』慧生道：『老殘所道極是，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，不然，這一船人，實在可危得急。』說着。三人就下閣子。吩咐從人，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却俱空手，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，一個紀限儀器，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

，下了山。山脚下，有個船塢，都是漁船停泊之處。選了一隻輕快漁船，掛起帆來，一直追上前去。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風，所以向東向西，都是旁風，使帆很便當的。一霎時，到大船已經不遠了。三人仍擎着望遠鏡細看。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，連船上人說話，都聽得見了。誰知道除却管船的人，搜括衆人財物外，又有一種人，高談闊論的講演。只聽他說道：『你們各人，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，況且這船，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。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，弄得破壞不堪。你們全家老小性命，都在船上，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？就不想個法兒回挽回挽呢？真真該死的奴才！』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。內中便有數人，出來說道：『你這先生所說的，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，今日被先生提醒，我們實在感激得很。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？』那人便道：『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。你們大家斂幾個錢出來，我們捨出自己的本領，頓起精神，拚着幾個人流血，替你們爭個萬世安穩，自由的基業。你們看好不好呢？』衆人一起拍手稱快。章伯遠遠的聽見，對二人說道：『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，早知如此，我們可以不必來了。』慧生道：『故且我們將帆落下幾葉來，必須緩追那船，看他如何舉動，倘真有道現。我們便可回棹了。』老殘道：『慧哥所說甚是，依愚兄看來，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。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，騙幾個錢用罷了。』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，緩緩的近大船之後。只見那船上人，斂了許多錢，交給演說的人，看他如何動手。誰知那演說的人，斂了許多錢，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到的地方，立住了腳，便高聲叫道：『你們沒血性的人，涼血種類的畜生，還不趕緊去打那幾個掌舵的嗎？』又道：『你們還不把管船的，一個一個殺了嗎？』那知就有不懂

事的少年，依着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罵船主的。俱被旁邊人殺的殺了，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。那個演說的人，又在高處大叫道：『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，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，還怕打不過他們嗎？』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，也高聲叫道：『諸位切不可亂動，倘若這樣做去，勝負未分，船先覆了。萬萬沒有這個辦法。』慧生聽得此語，向章伯道：『原來這裏的英雄，只管自己斂錢，叫別人流血的。』老殘道：『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，這船更覆得快了。』說着，三人便將帆葉抽滿，頃刻便與大船相並。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，三人便跳將上去，走至舵樓底下。深深唱了一個諾，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等，取出呈上，舵工看見倒也氣。便問此物怎樣用法，有何益處？正在議論，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，忽然起了咆哮。說道：『船主，船主！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。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。他們是天主教，他們將這隻大船，已經賣與洋鬼子了。所以纔有這個羅盤。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，以除後患。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。再用了他的羅盤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，他就要來拏我們的船了。』誰知這一陣嘈嚷，滿船的人，多爲了震動。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，也在那裏喊道，這是賣船的漢奸，快殺！快殺！船主舵工便聽了，俱猶疑不定。內中有一舵工，是船主的叔父。說道：『你三人來意甚善，只是衆怒難犯，趕快去罷。』三人垂淚，連忙回了小船。那知大船上人，餘怒未息。看三人下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樁破板打下船去。你想一隻小小漁船，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。頃刻之間，將那漁船打得粉碎，看着沉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

話說老殘在漁船上，被衆人打得沉下海去。自知萬無生理，只好閉着眼睛，聽他怎樣。覺得如落葉一般，將身飄飄蕩蕩，頃刻工夫，沉到海底了。只聽耳邊有人叫道：『先生起來罷！天已黑了，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。』老殘慌忙睜開眼睛，瞪了一瞪道：『呀！原來是一夢。』自從那日起，又過了幾天，老殘回黃大府的管事人道：『現在天氣漸寒，貴府得的病，不會再發。明年如有委用之處，再來效勞。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，看看大明湖的風景。管事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當晚設酒餞行。封了一千兩銀子，奉給老殘。算是醫生的謝儀。老殘道了謝，也就收拾箱籠，告辭動身，上車去了。一路秋山紅葉，老圃黃花，頗不寂寞，到了濟南府進了城來。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，比江南風景，覺得更爲有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覓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陞店。將行李卸下，開發了車資酒錢，胡亂吃點晚飯，也就睡了。次日，清晨起來，吃點兒點心，便搖着串鈴，滿街走了一輪，虛應一會故事。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，雇了一隻小船，盪起雙槳，朝北不遠，便到了歷下亭前。上岸進去，入了大門，便是一個亭子。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，亭上還懸着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

『歷下亭主古，濟南名士多。』

上題杜工部撰，下署道州何紹基書。亭子旁邊，雖有幾間房屋，却沒有什麼意思。復下船向西盪去，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。你道鐵公是誰？就是明初，與燕王爲頭的那個鐵鉉。後人敬他忠義，所以至今春秋時節，土

人尙不時來此進香。到了鐵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見對面千佛山上，梵宮僧樓，與那蒼松翠柏，高下相間。紅的火紅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綠的碧綠。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，夾在裏面。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，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似的。正在歎賞不絕，忽聽一聲漁唱。低頭望去，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清同鏡子一般，那千佛山的倒影，映在湖裏，顯得明明白白。那樓臺樹木，分外光彩，覺得比上頭那個千佛山還要好看，還要清楚。這湖的南岸上去，便是街市。却有一叢蘆葦，密密遮住。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，一片白花，映着帶水氣的斜陽，好似一條粉紅絨毯，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坐，實在奇絕。老殘心裏想着：『如此佳景，爲何沒有什麼遊人。』看了一會，回轉身來，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，有副對聯。寫的是：

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

暗暗點頭道：『真真不錯。』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，朝東便是一個荷池。繞着九曲的廊，到了荷池。東面就是月門。月門之東，有三間舊房。上有破匾。題着。古水仙祠四個大字。祠內一副舊聯，寫的是：

一盞寒泉薦秋菊，三更畫船穿藕花。

過了水仙祠，仍舊盪船，到了歷下亭的後面，兩邊荷葉荷花，將船夾住。荷葉初枯，擦的船嗤嗤價響。水鳥被漿驚起，格格的高飛。已老的蓮篷，不斷的綳到船窗裏面來。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篷，一面吃着，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，老殘到了鵲華橋，纔覺得人煙稠密，也有挑擔子的，也有推小車子的，也有坐二人抬的藍呢轎子的。轎子後面，一個跟班的，戴個紅纓帽子，膀子底下，夾了個護書，拚命價飛奔。一面用手巾揩汗，

一面低着頭跑。街上五六歲的孩子，不知避人，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，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，那孩子的母親，趕忙跑來問，誰碰倒你的？誰碰倒你的？問了兩句，那孩子只是哇哇的哭，並不說話。問了半天，纔帶哭道：『這抬轎子的人，他母親抬頭一看，』轎子已經抬了有二里多遠了。那婦人纔了孩子，嘴裏咕嚕咕嚕的罵着，就回去了。老殘從鵲華橋往南，緩緩向小布司街走去，一抬頭，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，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，居中寫着，說鼓書三個字。旁邊一行小字，是二十四日明湖居，那紙還未乾燥，心知是纔貼的。只不知是什麼事情，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紙。一路走着，一路盤算。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說的道：『明兒白妞說書，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，來聽書罷。』又走到街上，聽舖子裏有人說道：『前次白妞說書，是你請假的，明兒說書，應該我告假了。』一路行來，街談巷議。大半都是這話，心裏詫異道：『白妞是何許人？說的是何等樣書？為什麼一張招貼，便舉國若狂如此。』信步走來，不知不覺，已到高陞店口。進得店門，茶房便回道：『客人用什麼夜膳？』老殘一一說過，就順便問道：『你們此地說鼓書，是什麼頑意兒？何以驚動這許多人？』茶房說：『客人，你不知道，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，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，名叫梨花大鼓。演說些前人故事，本也沒有什麼希奇。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妞黑妞姊妹兩個，這白妞名叫王小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，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，他却嫌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，就將什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調，一聽就會，什麼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，他一聽也就會了。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就有多高，他的中氣，要多長就有多長。他又把南方的甚麼崑腔小曲，種種的腔調，他都掣來裝在大鼓書

的調兒裏面。不過二三年工夫，製出這個調兒，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，聽了他唱書，無不神魂顛倒，現在已有招紙，明兒就唱，你不信去聽一聽，就知道了。只要是聽，還要早去。他雖是一點鐘開唱，若到十點鐘去，就沒有坐位。』老殘聽了，也不甚相信，次日六點鐘起，先到南門內，看了舜井，又出南門外，到歷山脚下，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。及至回店，已有九點鐘光景。趕忙吃了飯，走到明湖居，不過十點時候。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，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，那知進了園門，園子裏面，已經坐滿了，只有七八張桌子，都貼着撫院定，學院定，道署定的紅紙條兒。老殘看了半天，無處插足，只好袖子裏掣了二百錢，送了看坐兒的，纔弄了一條短板凳。在人縫裏坐下。看那戲臺上，擺了一張半桌，桌上放着一面板鼓，鼓上放了兩片鐵簡兒，心裏知，這就是梨花簡了。旁邊放了一個三絃子，半桌後面。列着兩把椅子，並無一個人在臺上。偌大個戲院，空空洞洞，一無他物。看來不覺好笑。園子裏面，頂着簾子賣燒餅油條的，約有一二十個，都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。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車漸漸擁擠多了，都是官員，着了便衣，帶了家人，陸續進來，不到十二點鐘，前面幾張空桌，俱坐滿了。不時還有人進來看坐兒，也搬條短凳，在夾縫中安插。這一群人，彼此招呼，有打千兒的、有作揖的、大半打千兒的多，高談闊論、笑語自喧。其餘桌子，看來都是作買賣的人，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。大家都噦噦喳喳，在那裏閒話。因爲人太多了，說的話，都聽不清楚，也不去管他。到了十二點半時候，從後臺簾子裏，走出一個男人，穿了一件藍布長衫，長長臉兒，滿臉疙瘩，彷彿像風乾福橘皮似的，甚麼醜陋。但那人舉止，倒還沈靜。出得臺來，並無一語，就

往半桌後面左首一張椅上坐下。慢慢的將那三絃子取來，隨便和了一和絃，彈了一二曲小調，人也不甚留心去聽。他後來彈了一枝大調，也不知道什麼牌子，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，那抑揚頓挫，入耳動心，恍若有幾十根絃，幾百個指頭，在那裏彈似的，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，不絕於耳，却也壓不下那絃子去。這曲彈罷，就歇了手，旁邊有人送上茶來。停了數分鐘時，簾子裏面，出來一個姑娘，約有十六七歲。長長鴨蛋臉兒，梳了一個抓髻，戴了一副銀耳環，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，一條藍布裙子，都是黃布鑲滾的。雖是粗布衣裳，倒也十分潔淨。去到半桌後面右首椅子坐下，這彈絃子的，便好了絃子，鏗鏘鏘鏘彈起來了。這姑娘便立起身來，左手取了梨花簡，夾在指縫裏，便丁丁當當的，敲與那絃子聲音相應，右手持了鼓槌子，凝神聽那絃子節奏，忽羯鼓一聲，歌喉遽發。字字清脆，聲聲宛轉，如新鶯出谷，乳燕歸巢。每句七字，每段十餘句，或緩或急，忽低忽高。其中轉腔變調之處，百變不窮。一切歌曲腔調，俱出其下。以爲觀止矣。旁坐有兩人。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：『此想必是白姬了。』其一人曰：『不是這人叫黑妞，是白妞的妹妹，他的調兒，都是他姊姊白妞教的，若比白妞還不知差多遠呢。他的好處人說的出，白妞的好處，人說不出的。他的好處，人學得到的。白妞的好處，人學不到的。你想這幾年好玩耍的人，誰不學他的調兒呢。就是窩子裏的姑娘們，也都學他，只是頂多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，若是白妞的好處，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。』說着的時候，黑妞已唱完了，走進後面去了。這時滿園子的人，談談笑笑，賣瓜子、落花生、山裏紅核、桃仁的，高聲喊叫着賣。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。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，只見臺後又出來一位姑娘，年紀約十

八九歲，裝束與前一個，毫無分別，瓜子臉兒，白淨面龐，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，只覺秀而不媚，清而不寒。半低着頭出來，立在半桌後面，把梨花簫丁當幾聲，煞是奇怪，只是兩片頑鐵，到他手裏，更有五音十二律似的。又將鼓槌子輕輕的點了兩下，方抬起頭來，向臺下一盼。那雙眼睛，如秋水、如寒星、如寶珠、如白水銀，裏頭養着兩丸黑晶珠，左右一顧盼，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，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。那坐得近的，更不必說，就這一眼，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。比皇帝出來，還要肅靜的多呢！連一根鍼，掉在地下，都聽得響的。王小玉便啓朱唇，發皓齒，唱了幾句書兒，聲音初不甚大，覺得入耳，有說不出來的妙音，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，無一處不伏貼，三萬六千個毛孔，像吃了人參果，無一孔不暢快。唱了十數句之後，漸漸的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網絲，拋入天際，不禁暗暗叫絕。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，就聽迴環轉折，幾轉之後，又高一層。接連有二四疊，節節高起。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像。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，以爲上與天齊，加至翻到傲來峯頂，纔見扇子崖，更在傲來峯上，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到南天門，更在扇子崖上，愈翻愈險，愈險愈奇，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，陡然一落，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，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，盤旋穿插。頃刻之間。周匝數遍，從此以後，愈唱愈低，愈低愈細，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。滿園子的人，都屏氣凝神，不敢少動。約有二三分鐘之久，彷彿有一點聲音，從地底下發出，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。像放那東洋煙火，一個彈子上天，隨化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縱橫散亂，這一聲飛起，即有無限聲音，俱來並寂。那彈絃子的亦全用輪指，忽大忽小，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

，有如花塢春曉，好鳥亂鳴，耳朵忙不過來，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。正在撩亂之際，忽然霍然一聲，人絃俱寂，這時臺下叫好之聲，轟然雷動，停了一回，鬧聲稍定，只聽那臺下正坐上，有一個少年，不到三十歲光景，是湖南口音，說道：『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，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，我總不信。空中設想餘音怎能繞梁呢？又怎能三日不去呢？及聽小玉先生說書，纔知古人措辭之妙，每次聽他說書之後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，無講做什麼事，總不入神，反覺得三日不絕。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，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，三月二字式容得透澈些。』旁邊人都說道：『夢湘先生論得透闢極了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』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，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，這一段聞旁人說叫黑驢段。聽了去不過是一個士子，見一個美人，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，將形容那美人，先形容那黑驢子怎樣好法，待補敘到美人的好處，不過數語，這段書也就完了。其音節全是快板，越說越快。白香山詞云，大小玉珠落珠盤，可謂盡其妙處。在說得極快的時候，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的樣子。聽他却字字清楚，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。這是他的獨到。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。這有不過五點鐘光景，算計王小玉，應該還有一段，不知那一段，又是怎樣好法。究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章 金線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

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尚早，王小玉還要唱一段。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，敷衍幾句，就收場了，當時一闕而散，

老殘到了次日，想起一千兩銀子，放在寓中總不放心。即到院前大街上，找了一家匯票號，是個日昇字號，匯了八百兩。寄江南徐州家裏去，自己却留了一百多兩銀子，向大街買了一匹繭紬，又買了一件大呢褂面子，拿回寓去，叫個成衣匠，做了一身袍褂，因時已九月，天氣雖和暖，倘然西北風一起，立刻便要穿棉衣了。吩咐成衣已畢，吃了午飯，步出西門，先到趵突泉上，吃了一盃茶。這趵突泉是濟南府七十二泉中之第一泉，在大池之中間，有四五畝地寬濶，兩頭均通溪河，池中流水，泊泊有聲。池子正中間，有三股大泉。從池底冒出，翻上水面，有二三尺高，據土人云，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。後來修池，不知怎樣就低下去了。這三股水，均比吊桶倒出更粗，池子北面。是個呂祖殿，殿前高搭涼棚，設着五六張桌子，十幾條板凳賣茶，以便遊人歇息。老殘吃完茶走出趵突泉後門，向東轉了幾個彎，尋着了金泉書院。進了二門，便是投轄井，相傳明是陳遵當客之處，再望西去，過一重門，即是一所蝴蝶廳，廳前廳後，均是湖水圍繞。廳後許多芭蕉，雖有幾片殘葉，尚是一碧無際。西北角裏芭蕉叢中，有個方池，大約二丈見方，就是金線泉了。金線泉乃四大名泉第二，你道四大名泉，是那四個？就是剛纔說的趵突泉、此刻的金線泉、南門外的黑虎泉、撫臺衙中的珍珠泉，這金線泉相傳水中有條金線，老殘左右看了半天，不要說金線紋，連鐵線紋沒有見。幸而走過一個士子來，老殘便作揖請教這金線二字有無着落，那士子便拉了老殘的手，走到池子西面，彎了身，側着頭，向水面睨着。說道：『你看那水面上一條線，彷彿游絲一樣，發出似赤金的的光亮，在水面飄動。看見了沒有。老殘也側了頭，定睛看去，停時說道：『看見了，看見了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』想了一想道：『莫非

底下是兩股泉水，力量相敵，所以中間射出這一線來。那士子道：『此泉見於著錄，好幾百年，難道這兩股水力，經久沒有強弱嗎？』老殘道：『你看這線常常左右擺動，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均的道理了。』那士子倒也點頭悟意，說完彼此拱手各散，老殘出了金泉書院，順着四城而行，過了城角，仍是一條街市。一直向東。邁南城外好大一條城河，河裏泉水澄清。看得河底遊魚，水草芹苔，都有一丈多長。被那水流得搖搖擺擺，煞是有趣。走着走着，又見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，許多婦女，坐在池邊石上搗衣。再過去有一個大池，池南數間草房。走到前面，知是一個茶館。老殘便進了茶館，靠北窗坐下。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，茶壺都是宜興壺的樣子，却是本地仿造的。老殘坐定，問茶房道：『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，可知道在什麼地方？』那茶房笑道：『先生你伏到窗臺上朝外看，不就是黑虎泉嗎？』老殘果然朝外一看，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，是個石頭雕的老虎。約有二尺餘長，倒有尺五六寸寬徑，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，力量很大，從池子這裏，直冲到池子那面，然後轉到兩邊，流入城河去了。坐了片刻，看那夕陽漸漸西下的意思，遂付了茶錢，緩步進了南門回寓。到了次日，覺得游興已足。就拿了串鈴，到街上去混混。走過撫臺門口，望西一條衛街口，有所中等房子，朝南大門門上貼了高公館三字紅條，門前站了一個瘦長臉的人，穿了件紫綾熟羅棉大襖，手裏捧着白銅水煙袋，面帶愁容，看見老殘，喚道：『先生你會看喉嚨嗎？』老殘答道：『略懂得一二分，』那人便說：『請裏面坐。』進了大門，望西一拐，便是三間大廳。鋪設也還雅緻，兩邊字畫，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。只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，只畫一個人物，彷彿似列子御風的形狀。衣服冠帶均被風吹